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毛杞

慈湖遺書卷十

宋 楊簡 撰

家記四 論論語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說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為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

是心有安有説無勞無苦是心初無竒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何為乎來也以好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盖有不自知

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道非天地大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則亦非碌碌者朱蓋知有已而已不知他也見天地間未始有一物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萬也知靜而不知動也溺心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此非碌碌者所能知故天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說遍天下非孟子不能闢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

以知孟子所以闢楊墨之意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慍雖賢者容或有之此慍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即謂之慍巳子思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非德之純而無毫釐外馳者至是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

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

即道而無俟乎復為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悦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悦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説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者也方子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作意曰吾將以學為孝也則亦偽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胷中有意有說則失其所以為真孝真弟矣不真則偽偽則終於失孔子誨學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真而不偽不思不勉而自愛自敬矣謹則無放逸無思慮信則久塞亦安得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慮紛擾私意横生則不虚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同心

自然謙虚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為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之通則悟其本一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髙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無愛利之大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

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為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穽矣然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已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強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無時而不中也無

時而不中即無時而不習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之中故曰時中即時習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也非時習也非時時而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時而習乃不習之

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時者正以其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為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悅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悅樂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

之說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心無形體故變化無方孝之心何狀弟之心又何狀謹之心又何狀信者不詐欺而已不詐欺之心又何狀汎愛之心又何狀親仁之心又何狀學文雖不可勝紀闕之心精神變化又何狀孔子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闕禮斷然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

然則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者伯成子髙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闕
自古學者率求於無思無為之說而不悟無思無為之實乃人心之精神妙用易曰變化云為日月之光闕所不照而無思也無為也溺於沉寂而不達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動知道之謂智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謂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

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穽矣然而又慮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巳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强抑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時中無時而不中也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有說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無時

而不習即無時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况於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為事親為從兄為衆善為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為昏迷為機巧為詐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自省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闕其不覺又陷

乎此也嘗讀櫝弓見曾子出祖之遽以告從者裼裘之譏遽以示人而實未嘗學習觀此則知曾子有傳而不習之過特無所考見君子不以過為諱而以不能改過為恥人心即道自靈自明過失蔽之始昏始亂觀過則知仁矣無過則此心清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碧矣

汲古問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

國者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侯寖彊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諸侯難遽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必害不信無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况於君乎敬生信治國之道敬信為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餘以補助斯民不節用則厚歛於民矣民為邦本厚歛於民是自伐其邦本民離國亡君隨以亡愛民而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民乃所以自愛其國自愛其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齋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心日用平常無詐偽是為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為吾之

身見誨語

主本故孔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己者疏與不如己者親畏人之壓己樂人之奉己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親能勝己之友謙虚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為難得此心虚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見訓語誨語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温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亦非學温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學者則然至於適道則不然矣而况於聖人乎人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自温自良自恭自儉自温而厲自威而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

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

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荅則異夫子之意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孟武伯蔽處在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子曰為政以德為政之道無出於德吾夫子以一語盡之甚明白甚簡易更無餘論而自兩漢以來至于五代無一人信得及者豈夫子欺罔天下後世哉盖後世不識所謂德者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故輙疑德之外更有事在如法令如禮樂如任選如賞罰如兵財科條殆紛紛未易一二數嗚呼有是哉有是言也是豈德之散殊哉謂德之外自有無窮之事不惟不知德亦不知事政事不出於德非德政也政非德政苟

非安即危亂矣法令不出於德則將以過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民有良心不可賊也不可擾也衰世之法唯便利之從増之削之唯已意所欲非有臯陶之胷中何足定天下之刑一失其中則賊民之良性多矣禮樂不出於德則禮文不足以導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偽樂音不足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選不出於德則我既無德亦不知何者為德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後世法度壞禮

樂崩風俗浮蕩雖有賢才亦難於不隨其間無文王而自興者幾人故賢才多不成就不缺則瑕然賢者雖有瑕缺大槩誠慤不肯習詐故過失亦不隱小人終日為不善見人則掩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善於佞媚使人君無德其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也則宜賞罰不出於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喜罰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財不出於德則將不肖而兵惰兵雖多而蠹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為也善為財者如

劉晏王者之佐乎晏之術三代之法乎苟道耳人君無德而欲為政無一可者然漢唐治績亦有可稱者亦其君不至於全無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者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總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

慮其無枝葉凡後世君臣之所憂不足憂也不知後世何為不及此而為是紛紛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大哉德乎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百物以此生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家以此齊國以此治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能至此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孟子曰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皆有此德性惠上之人無以感之則民之應也如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德施教其妙如神故曰神道禹謨謂后克艱臣克艱而政即乂民即敏德亦神速矣孔子又曰正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德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艱曰正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秦漢以來不復知有此矣權謀縱横唯利是務張良發八難謂漢髙必不能行

仁義婁敬謂漢不當比隆成周君臣相與規圖乃如此故髙帝斷弃詩書慢駡陸賈及賈説曰使秦行仁義法先聖漢安得而有之於是心動始聽賈言頼有此耳故漢家規模本以霸王道雜之使賈果能開明正徳帝明達易曉導而入王道不難也賈亦唯義利為言耳故僅足小補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

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寘行而妄學孔子
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
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
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
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而
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孔

子如是者久之至於三十而後有立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後有立也學久而固如木之生久則堅立非有二木也成就之敘也困苦患難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富貴聲名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白刃鼎鑊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強而為立也立非強力之所能致也以強力而立立於暫不至於久不以強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剛健也戕而賊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能而他人無之

也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學也是以未立也明乎已
故立通乎物故不惑物已一貫而進德有序知已而
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虛實
衆寡曲折萬狀不可勝窮自古明智之士至此一無
惑者有幾孔子既明乎已又明乎物物已一貫利害
一貫本末一貫虛實一貫衆寡一貫夫是以惑無從
而生也一則虛虛則明明則無所不照故凡物之情
理昭然自明凡事之利害曉然自辯雖詢謀不廢而

明德内徹學道而至於不惑可謂光明洞徹内外矣而舊習之氣或未能盡泯感物而動日用百為猶有謂吾之所為不知其為天也非不知也習氣間興而偶昏則雖謂之不知天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則舊習之氣消盡無有或昏者矣必至是而後可以言知天命嗚呼至矣日用百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永無塵矣天而不人矣物之拂違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順適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進德之純

至於六十則凡物之順乎我不復微動其意凡物之逆乎我阻乎我亦不微動其意順逆一物物我一體明之非難常明為難常純純然而無間則耳順矣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為多莫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舉不足以動其意又自此而上極于遠古簡册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順純然而和是謂

耳順耳順則無不順矣無不純一矣而亦非一無所辯如鑑焉姸醜萬狀纖微畢見而鑑無動也自志學而已然造斯妙矣至是而純乎純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聞蘧伯玉使者寡過之言而歎美之寡過之難如此微動乎意即謂之過微有不一即謂之過故六十而始耳順至七十雖從心之所欲未嘗踰矩焉純乎純不足以言之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非謂未七十而猶踰矩因言從

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粗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精粗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粗之不同則何以謂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天性之本然而習氣間起未純乎天日用應酬人為

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為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見者寡耳之所接者多莫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于遠古方策之所傳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見論語

先生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温故則善有進

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人性自善又能盡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學者自少至壯由壯至老所知不勝其多惟其旋得旋失是以終為無成誠能已知者不失其善未知者又知之則此心無非善日用無非善學者如無頓覺之明當自此入雖覺而未能無過亦不可無學汲古云嘗見周子通書云曷為天下善曰師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先生曰是如此汲古問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其分道與德而為尊與明之義如何先生曰道德非二道者言其無所不通謂如道路之四通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德即道也苟不通達則已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乎道而已德猶有不善則人心終未服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斯可樂德義可尊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其德不脩則人咸賤之聖人以學者於道未洞明或微明而未全則德行多虧故循循善誘見誨語

子曰君子不器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見訓語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

然萬物縱横紛乎其中孰為反我者孰為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𢿙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者也小人之心奪於物倚於物又從而為血氣所使有順我者喜之反我者惡之喜則比惡則否比左則遺其右比此則失乎彼安得周天下哉此無他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吾固知其然也君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日月之光然日月之光容光則及何所取捨知此則可以知君子之心

矣故親親而仁民仁固殺於親而君子非私也仁民而愛物愛固殺於仁而亦非私也惟其義爾故君子之愛銖分錙别而天下不以為私固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為害如此血氣之能奪本真如此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多矣以不知為知知非曰飾其辭之謂飾辭以欺人者不足

道固有胷中自以為有見自以為知道如斯而已不復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真知詰之則窮用之必不繼似是而非似明而昏似真而偽以此知為知殆不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不認偽為真不執昏為明此亦明者也此雖不知乃所以為知也其進於真知也有日矣以不知為知是無時而知也子張亦有此病故夫子誨之曰多聞闕疑蓋子張以疑為不疑而言者有矣此子張所以難與竝為仁而由知

德者鮮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大哉聖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為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知為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為非道而何聖言善於明道如此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聖訓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領也不知為不知何以曰知孔子謂忠信大道見於大戴記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子又曰主忠信又誨子張見其參前倚衡者指忠信也學者於此所以多疑者以於平常實直心之外復求之也孔子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即平常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為不可度思矧可斁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即此即知見

訓語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與服同一機緘枉與不服同一源流天下之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善者天下之公道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直者善道為公為民心之所服枉者不善道為不公為民心之所不服一開其端其類咸應於戲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

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此之謂要道見訓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于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為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此一人人所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見訓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實為信實則不偽不偽則直無矯揉無支曲蕩蕩坦坦可與天地同鬼神合人生天地間所以相處羣而不亂者以其有此心也無是則相誣相罔相詐相奪亦安能一日而處今日平居暇日所與人交苟未覩利害往往皆誠實語有物奪之則偽耳人惟不知自有良昏蔽既久姦詐日熾至以機變為巧不復知恥見偽詐之巧者則喜見信實之人則竊笑又從而譏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

用其詐此與禽獸鬼魅等耳尚何可齒以為人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儉則不放逸奢則放逸戚則不放逸易則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為孝為弟為謹為信為忠為恕為敬為恭為剛健為中正為萬善順而無失應而無窮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儉與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為大本孔子又曰禮本於天所謂天道在此又曰禮本於大一所謂大一者在此不放逸之心至

矣哉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堯曰欽哉禹曰克艱臯陶曰兢兢周公曰無逸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一也

汲古問聖門言禮者非一子張問禮之損益曾子問婚祭之禮言偃問禮之急也惟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乃答云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因其問禮之本而有奢易儉戚之分非禮有本末歟

先生曰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各去其蔽爾或

有非切要者唯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以禮之本難言禮即人心之妙用奢易放逸則非道使放即儉戚而忽覺焉虚明澄一即太一即天地即四時即鬼神即經理三百曲禮三千無本無末匪異匪同匪有匪無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見誨語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絢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飾以質素為文也孔子

於是明質素之為本而曰繪事後素子夏穏闢夫子一貫之教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為後也文質一致也本末一貫也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論為非即此意也子夏蔽在溺於文故孔子示之以質素子夏之論又髙焉夫子安得不是之曰起予者商也非子夏能發夫子之所未知謂能發夫子之所未言也子夏不為詩所拘則庶乎善觀詩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則子夏猶不無

蔽

汲古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因觀衛人閔莊姜之詩止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無素以為絢兮一句恐此詩之闕文何聖人又據以子夏之對而為起予耶先生曰碩人詩四章章七句若益素以為絢兮一句則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章文勢不應繼此一句此疑當闕孔

子荅以繪事後素者謂繪畫之事後於素功質素為本也其旨欲潛消子夏尚文無實之蔽子夏不領孔子之旨而為大言如此則禮後乎言文與質一也無本末先後孔子於是因而善之曰起予者商也聖心虛明廣大一無意必見論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攷而能知夏

商之禮既無所攷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言本於大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生而為萬物行而為萬務為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賢獻知之愚衆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策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衆必疑必不信也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弟子紀錄之辭若夫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于以明死即生人即鬼神鬼神者無形之人人者有形之鬼神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聖人與

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舉天下萬古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神心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為鬼神實在非意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師摯之始亂洋洋盈耳之音也師摯能知其音不違其道孔子能知其音又達其道此樂而不淫即人之樂而不淫此哀而不傷即人之哀而不傷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

明至簡易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子曰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惟指人心放逸之病至於子張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思敬思哀雖異乎不知恥者然亦偽已導學者為偽不可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亦意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子發明人之道

心如此端的亦異乎子游矣人之本心臨喪自哀臨祭自敬敬與哀乃道心之變化遷於物動乎意則昏矣肆矣

子曰知者利仁深知仁之為美為利故好之好德不如好色未知仁之為美為利故也何思何慮之妙靜虚純明如天地日月融融和樂無始無終如春風和氣此唯知者知之仁者安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至於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二十年覺者寖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者用力於仁也蓋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一唯純明無間輟始能盡仁知者所覺造次顛沛已無非妙用矣然蒙養

未精一與已精一者不同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

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嗚呼聖言至矣造次顛沛始信不可置意必固我於其中始信忠信即我之道心始信涉河丈人出入風波之中不過忠信無他奇巧孔子使弟子志其事者此也子曰知者動惟得天下之至動斯可以言知及

之惟吾心之喜怒哀樂造次顛沛如天地之變化四
時之錯行而未始不寂然而後知知者之動而後知
丈人出入于風波之中即仁即忠信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
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
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
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
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見訓語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内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内外微起意象輙昏輙迷意實非意象實非象直心直意實無内外變化萬狀實無作止智者知之故得動中之妙無所似之托之樂水仁者不惟知之又能好之斯好非意斯好非為常静常明山或似之好仁固鮮知

不仁而惡之者亦鮮何以明之仁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不仁之粗者易知不仁之微者難知意象微起即為不仁意象微止亦為不仁此類無窮不可備述孔子絶四止絶學者四病意必固我無越四者病本不去禍流無窮衆敝百惡皆自此出盡知不仁之病則不仁漸除仁道漸著矣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蓋嘗自以為道如是矣又知以為如是者意也非道也既知以為如是者非道矣又知以為如是非

道者亦意也非道也窮之而益遠測之而益深夫是以有彌高彌堅之歎以為如是者皆未離乎意知其尤為不仁而惡之也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欲從未離乎意夫子之所絶而惡之者惡其不仁也惟顔子知夫不仁之病如此其微故他日獲至三月不違之妙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雖已聞道而未精未一奚可不用其力是力非思非為故孔子未見力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他人不知道用思為之力故有不足孔子得道道心無思無為而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故其力未見不足君子道心初明舊習未釋斷不可不用力未精未熟豈能遽絶思為久而精純泯然無際孔子曰用力其旨甚明特其初不免於思為然亦至平

至易過失之泯如雪入水道心發光如大陽洞照無擬議無漸次不可度思矧可斁思自然無力不足之患彼小人之中庸蕩然無忌憚者則以為無所用其力此學者之大患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為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曾點

詠歸之妙夫子所與而逮大杖撻曾子氣絶幾死則亦不用力之故也孔子曰我學不厭孔子猶用力而况於他人乎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所用其力見訓語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黨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黨者意好所向人心本清明動於意欲始有過知意欲之為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為仁矣仁者復其本心之清明

如鑑如日月萬物畢照而未嘗思為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偏也動乎意則有所倚故曰黨倚則有過觀動意有倚有過則知不動乎意庸常平直虛明日用非思非為斯仁矣中庸矣大過易知小過難知知過不盡以過為仁見

訓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

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為不虛生矣見訓語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恥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為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之是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為乎轉而為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為乎轉而為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偽既以去物為不可故

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為窮理之説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為是説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之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事物之紛紛起於慮念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為衣與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於思慮是其為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為格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為必窮理而後可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

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虚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先儒謂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

為體小人則惟利之從而又謂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其說是否先生曰上之德政則一而懷之者不同君子懷其德又懷其刑以其不及無辜小人則懷其土得安土不擾故懷其惠

見誨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意正不必推大之深求之若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皆未得曾子之意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

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君子胷中洞徹無疑豈敢為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之有孝悌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也一而不二通

而無間不可別擇漫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内何外不曰孝悌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通處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曰洒掃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

違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為違道則何由一貫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即仁否程正叔曰然此一字當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此論殊為蔽窒既已謂之一矣何多何少體認兩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未嘗教人體認惟曰一以貫之別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

亦坦夷明白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其病甚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已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紜惡習深固纖纖藩蘺複複限閾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遁慊然自以為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固以為曾子姑以其淺者告

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是不可不推而大之曰忠猶流而不息恕猶萬物散殊又曰忠則無我恕則無物嗚呼此夫子之道所以愈昏昏於天下乾坤易簡之理所以戛戛乎始返而為難善乎孟子之言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仁人心也可謂大明白而無隱情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

衆人之日用衆人日用此心苟與人而誠孰非此忠苟待人以寛孰非此恕忠則忠直恕則平恕夫子之道坦然甚明無有餘藴謂之一貫信乎其為一貫何往而非此心何往而非此忠恕天得此忠恕而高明地得此忠恕而博厚日月得此而明四時得此而行鬼神得此而靈萬物得此而散殊於天地之間人得此忠恕而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人惟裂於其私囿於所見奪於其形執於其名斷斷然謂天地必

不與我相似萬物必不與我一本心體之間其喜其怒其哀其樂與夫語默意慮少壯衰老尚不得而一而況自身之外如天地萬物之紛錯又烏得而一略不思天地之所以施生運化者不可得而知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亦不可得而知鬼神之吉凶萬物之生生不窮飛鳴蠢動走伏潛躍者亦不可得而知人之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能慮能喜怒能哀樂能愛敬恤睦者亦不可得而知可以知則可以

異不可以知則不可以異可以異則二不可以異固一也自夫不可以異者而觀之則天之氣地之形與萬殊之不可勝窮與人之位乎兩間皆同體而異形同機而異用如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而一身也如木之根幹枝葉華實而一木也順是而達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曾子之謂忠恕又謂之孝子思之謂中庸又謂之誠逆是而行之則為不仁不義不禮不智為愚為小人亦曰不忠恕然而此私也非公也妄也非

誠也曾子指其誠者而告人故曰忠恕孟子指其全體而告之故曰仁人心也人雖甚不肖忠恕之心蓋每發見是心之發不由矯激不由要譽悠然出於其天而不由乎人此固夫子之大全天地之大用堯舜之大德而非曾子一人之論也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往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若信而忠以為未必然者皆是也此非曾子之言猶有隱乎爾也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然

則奈何曰夜半爇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為火也則亦終饑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天地内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以曾子未覺姑言貫以啓之曾子既唯既覺悟此心日用無非此道與人忠信恕人如已此道也日用見於忠恕者多故曰忠恕孝此道也弟此道也禮此道也樂此道也不

必貫而本一也中庸篇曰忠恕違道不逺者子思記言之訛歟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曰忠恕二字曉得否汲古對曰忠以盡巳恕以及人此合體用而言只是一道汲古又問曽子曰指忠恕為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即道矣至中庸却謂忠恕違道不逺如何先生曰曽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逺此言未安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為違道則何由一

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汲古謂易云德不孤者以其敬義之立也語曰德不孤者以必有隣未曉此所謂德不孤者如何先生曰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心天下之所同同然之機翕然而應衆所共服苟動乎意則邪枉而民不服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直心感動之妙如此 互見誨語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生於放心心苟不放逸日用常在不識不知中安得有繁數之事事君與朋友而數雖出於忠未離私慾見訓語

汲古問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未達聖人何以取其器質之美先生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其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

汲古又問子曰君子不器此言君子之廣大無方非

拘於一用是否先生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先生曰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汝曉此否汲古對曰漆雕開自以為其學未能見信於人未可以仕故夫子喜其知已而篤學先生曰漆雕開可以仕而不仕故子使之仕夫聖人以為可以仕則仕異乎子張之干祿仲弓子路之為季氏宰矣乃曰吾斯之未能信唯曰斯者以所覺不可信而言也曰

道曰德則可得而言而非湊雕開之所覺孔子以覺為知及之又必仁能守之湊雕開雖已覺此不可容言之妙可曰知及而用力於仁蒙養之功未至純明雖顔子三月不違而三月之外亦或違雖不遠復終未純明湊雕開未自信其純明歟唯曰未信不復詳言蒙養之妙非思非為略言即泯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宜子説互見誨語

夫子之文章也性也天道也其名言不同而一物也而

子貢以為三又以文章為可聞以性天道為不可聞是安知可聞之即不可聞不可聞之即可聞也哉故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羣弟子率求夫子之道於日用之外率以不一之見見夫子夫是以得其門者寡矣天地間何物不一人自不一起思起意絕然殊異不知一貫無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張横渠以為

聖人深美之辭若曰再斯可矣况能三耶所以明夫思之可貴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曰思曰睿睿作聖曰思無邪曰思之弗得弗措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止於三而已乎又曰思之一門其大矣哉横渠之論甚有味乎其言但聖賢立言不必以一定論執言語以求聖人之道非但聖人所望於學者横渠發揮思之一義盡美盡妙而不可以此論再斯可矣之旨聖賢之言有時如此論有時乎不如此論要

當會聖賢之意不可執聖賢之言況季文子之思乃每事必三思而後行思曰睿終身思可也思之弗得弗措終年思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思之可也至於日用之事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過矣滯矣不通矣隨遇輙應而不思固不可思之思之又思之每事如此亦不可隨遇輙應謂之太簡每事三思謂之太詳太簡謂之不及太詳謂之過太簡未是太詳亦未是太簡則有簡之意太詳則有詳

之意皆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道也初非絶思慮之謂得此中雖終日思慮終年思慮不可謂動心也失此中雖終日不思慮終年不思慮不可謂不動心也周公日夜以思乃聖人之道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智者知其動心也聖人扣之以為老賊此非得聖人大中之道未易辯此見訓語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其知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非有道者

不能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之不可及至於愚乃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狂是過簡是不及狂是為簡是不為狂是動簡是靜狂是進簡是止過非此道不及亦非此道為非此道不為亦非此道動非此道靜亦非此道進非此道止亦非此道此道甚坦夷惟人動其心斯失之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聖人何為深恥乎此人皆有此良心有此質直心此質直心即道心而合也昏迷顛倒馳放不返為詐為變為巧為機為鬼為魅故聖人深惡深羞之或者曰此聖人深誅小人變詐之心耳未可遽謂發明道心道心恐不止於質直而已是不然獨不聞聖人曰主忠信忠信之心乃大本使聖人於此姑言其淺者則其深者為如何聖人之言無淺深無本末吾聖人之道所以至于今不明于

天下正以學者不知孝弟忠信即天下大道夫是以聖人之道往往以平易見卑於高明之士而異端空虚寂滅之論滿天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我知也見訓語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觀聖人此語益信聖人之道不為難也夫子亦嘗曰主忠信是忠信聖人之主本今十室之邑即有忠信如聖人則苟誠實無詐偽即已得聖人之主本但以

不好學不能通達耳然則聖人之道朴實無詐偽而已豈不甚易觀此則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然此自信亦復難常以語人人終未信非直不信終不無疑者亦多矣固有天資純朴確誠無偽宛然有聖人之質而自不知良可惜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

其行自簡居不敬則慢行不簡則擾居敬行簡乃道

心之常意念微作即有微偏君子不罷以其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故人不得名之以罷子桑伯子則為孔

子所名故孔子亦以此微貶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

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微偏人即得以名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知道者有之好學者難得如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與夫曾子諸賢不可謂無日至月至至於三

月不違非顏子不能顏子縱有怒過怒不遷而旋止過不貳而旋釋意念微動便自寢息他人豈無志於學者往往不能旋止旋釋怒過以暴露而不可掩乃徐救之或自以為小過無傷於義姑縱而遲之此皆怠惰之故雖已至於道者猶有此病則聖人謂獨顏子一人好學他人不與信乎他人不可得而與也此病惟曾閔諸公知之未至於道者亦不知

怒已動於心矣顏子何為而能不遷過已作於心矣顏

子何為而能不貳以顏子之心本無怒動乃有怒顏子之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顏子既知其動而改矣則復不動如故不動則尚不知心之為心孰為怒孰為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無際蕩蕩無涯融融無止是中安得有怒與過也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顏子好學日至者終一日不動於意純明精一是為至道月至者終一月如此亦非衆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於三月

不違仁者勤惰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慮之所到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清明也此學日至月至者之所共知惟弗如顏子之勤爾孔子學不厭亦此勤也

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君子周急不繼富也冉子不知此道乃為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當與而固執不可之義蓋冉子來請又生變通之義焉與之釜釜六斗四升亦兼示不當與之義冉子又不悟

而請益孔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以庾庾十六斗旣不深絶冉子之請又兼明不當與之義此與堯試鯀同道雖明知鯀方命圮族不可用以僉岳並薦諭之不從而姑從衆於戲此堯之所以如天孔子所以亦如天也冉子擅與粟五秉孔子亦不怒唯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亦略明大旨而已於戲孔子眞如天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學者常情往往多與冉有同而孔子斷然不以為力不足以為自畫止者何也斯道無不通人自阻礙斯道無思無為人自起意意起則礙矣道本無所礙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道者於斯道之中有力不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負任而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謂此類也夫斯道忠信而已矣何思何為何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

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學者謂之畫地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唯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亦不畫餘皆畫也見訓語

學道安得有力足不足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冉有乃自畫

汲古問學者用力果有不足處否先生曰學道安得有

力不足足與不足是人心自為之如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汲古悶用力於仁又如何先生曰用力於仁無思無為精明純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為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

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

每戒學者毋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不

知學者何為乎不醒日用云為無非變化無非斯道

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

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

濁未分以至于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

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

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見訓語

野不可史亦不可何故野偏史亦偏偏皆未離乎意惟文質彬彬庶乎無意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直非剛直不温和之謂乃直正之直子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又曰苟遠此道民叛如歸人惟覩不直而生者滿天下故勍忽以未必然而妄言妄行者多略不思聖人曰

此乃幸免爾其不免者皆不直也聖言無不驗天下後世當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古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為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為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顔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為日至月至者發言其怠也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為之不厭亦

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互見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為堯舜但其氣質昏甚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為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為不善故曰不移然又曰性相

近習相遠孟子亦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然則所謂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耳一日内明忽開方悟吾性本與聖賢同殊不相遠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見誨語

慈湖遺書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舉人臣顧裕涇

慈湖遺書卷十一

宋　楊簡　撰

家記五　論論語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唯曰知者所樂者水托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汩汩不息至虚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

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静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静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静惟能動者乃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知者之動矣動即水水者動中之妙也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必能動而後能静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静而已草木生焉未嘗無用而嘗静

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汩之
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常不動故惟仁
者可以言靜靜即山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靜動靜離
不足以言仁知知者得動中之妙豈不堪樂仁者念
慮常靜則氣常和平心火不炎火常濟水故多壽考
腐儒不知道意其必有深義不可作壽考訓釋而妄
引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若老子無此言又當引何
言為証耶樂五孝反者非為此音者不知道黙而識

之義學而不厭乃可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此曰知予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指水以明之葢學者觀水而忽覺循循善誘慮其或未覺又釋之曰動聖人每見學道者率求諸寂靜止定不悟變化云為喜怒哀樂之妙故曰動以別知者所覺之妙又曰知者樂者初言樂水指在於水慮

學者未得其樂茲專言樂明知者常樂知者虛明澄然死生憂患不足以動或曰用常樂仁者樂山又何也仁覺也醫家謂肌體無所知覺曰不仁知者亦覺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幾於聖矣知者雖覺虛明而舊習未盡消意念微動即差未能全所覺之虛明必至於純明不已而後可以言仁知者雖得動中之妙雖動而未嘗動雖擾擾而未嘗擾擾而舊習之氣忽乘隙而至終未得靜中之

妙或有遷動故聖人又取山為象山之妙不可言即水之妙不可言答子張仁者何樂乎山之問曰山者巋然高至哉聖言妙不容言子張又不領又問髙則何樂爾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亦猶觀水而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為也即山雖静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仁

則純明知未純明雖大體虛明而未純舜曰惟精惟一用力於仁也孔子發憤忘食用力於仁也用非思非為之力故未見力不足知者樂則仁者之樂不言可知仁者壽以無思無為之妙純一無間故至和保育多壽考焉顔子之夭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槩論然壽與夭亦一也見訓語

先生曰子曰知者樂水汝以為何如汲古對云知之運動猶水之周流先生曰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

得而言姑取水以喻惟學者自覺夫水雖流行汨汨不息而所謂水者本至虛而無思慮汲古問如此則何謂知者動先生曰孔子能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使可訓釋則不足以為動矣智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千人萬人率求之虛靜多溺於沉寂不知日用應酬萬變無非妙用必能極天下之至動而實未嘗動者始可言知汲古又問以至動而未嘗動言知則必靜矣未曉仁者靜又何如先生

曰離動而求靜則愈求愈遠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動者乃得之必也應酬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靜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水泉發焉寳藏興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汩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不動故惟仁者可以言靜靜即山智者之動即仁者之靜

動静雖不足以言仁智汲古又問古註讀作知者樂五孝反水今先生讀作樂音落水何義先生曰樂五孝反是有意樂音落是自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聖賢氣象大略相類宰我之問孔子之答在今時風俗必且大笑以為愚人不通曉之甚也特以孔子宰我為是言故不起誚使言不出於孔子必付一笑置

之不足復道之域吁無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木訥近仁巧言鮮仁豈今時風俗所知哉互見論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讀書為學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禮也或者以禮為理非的也禮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為禮則不可也葢因小戴記有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學者多以理釋禮捨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衆多疑其不可以為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

三千條目雖多為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尊卑卑升降揖遜周旋裼襲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捨三百三千而言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即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小戴記有曰禮自外作者非知禮之言也博學之初多識前言往行不勝其多故曰博猶未得返約之本至於禮則一貫矣約矣惟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胷中常存一理不能

忘捨捨是則豁焉無所依憑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此曰博文約禮正謂三百三千之禮豈不易簡豈不中庸豈非天下之至理若必捨禮而言理乃不知理 見訓語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為之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聖

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至哉斯言儼然有道者之情狀也有道者無思無慮一無所以為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後動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舜告禹曰無稽之言勿聽稽者稽千古也傅說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懈攸聞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由古先哲王用保乂民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官曰唐虞稽古唯大聖大賢信古好古述而不作古典古則經幾聖人皆述而不敢作故老彭如此孔子亦如此其作聰明亂舊章者皆昏愚自取凶禍之徒也見訓語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易上繫易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學而不厭即默而成之孔子亦謂用力於仁又曰時習舜曰惟精惟一學也以此誨人而在我實無所有默識知及之也學不厭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識不知即帝則即學也有毫髮焉即為放逸為意為我見訓語

孔子言吾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言無所有也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而已何有於我哉言我何所有也

羣弟子皆疑孔子胷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謂至明白矣而學者不悟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荊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人有德而不脩則偏則虧學未能時時而習或時習而未說其間氣質不同所見不同孔子答門

人之問每每不同學之不可不講如此子與顔子言終日退而省之知其巳發發覺也講之足以啓覺又如此至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語所不及唯憂焉憂其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又實佐季氏伐顓臾而僞曰不欲千載之下此辱不可洗滌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吾不復夢見周公或謂聖人歎道不行故託夢爲辭非果夢也此說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强

壯可行道之時屢夢見周公必有神交之祥孔子不言爾一日忽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以衰老道不可行故不復夢見孔子之心澄明如大虛既與天通又與古聖神通故夢隨時而見見論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當日啓誨門弟子之時其詳必不如此記録者欲嚴其辭而浸失聖人之㫖也然而聖言之大㫖終在孔子之本㫖非竝列而為四條也叙事先後淺深云爾通三才惟有

此道而已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此道而博厚日月以此道而照臨四時以此道而變通人物以此道而散殊於天地之間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為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為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為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

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
心即道奚俟他求既昏既妄則不可不志於此故曰
志於道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者紛紛得者千萬無
一二求道於外心不内覺道非在我由非我有德者
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無實體之可得謂之得者姑
以别夫昏不知者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
曰仁人心也所謂入則孝出則弟者此心也所謂忠
恕者此心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此心也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孟子謂之良知良能誠非作為之所到意態微起即入智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非不諄諄而天下學者終不領會求性於意慮而自不省也用心於心外而放逸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不習即孔子之無知也即文王之不識不知也直而不思直而不習是謂實得非疑似意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故直心而行謂之德字從直心微起意焉則支離則曲

矣有德者雖實有道而或不能常覺常明或轉移於事物雖能旋覺其未覺也猶為不仁仁覺也覺非思為故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草木之實曰仁政以明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之妙此古聖之寓敎也草木無思為而自發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即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仁非思為之謂一而非二依猶據也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一也亦

猶何莫由斯道也非謂我與道為二也達其旨可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非道外之物雖非學者所當急而非學者所當棄高明之士儻以為末務而棄之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於藝是謂彛倫攸叙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葢本旨次第而言記者誤條列而為四士志於道而罕覺唯覺始知道在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直心為德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忽覺心明無所不通確信無疑實有

所據非疑似恍惚故曰據非謂德在彼而我據之也雖已得道而未精純或不能不動於舊習或因事物意徽動即謂不仁故依於仁亦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亦猶德曰據云爾不然亦豈記録之差邪見訓語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甞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之所勉强為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為此皆聖人率此自然爾夫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

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
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
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下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前
輩以為用之則彌滿六合斂之則不盈方寸正不必
如此穿鑿如前輩所云乃賢不肖所共有夫子何得
以我與顏子獨有此此只合作平常解釋却是聖人

之事大凡意在於行必不能藏如子路冉有不能正季氏之妄作而不知止意在於藏者必不能行如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知止而不知動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與閔子騫汶上之辭之類皆未能至於意必消盡固我都忘此心和平毫髮不動者也然則聖人謂唯我與回也有是夫信乎非諸子之所及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謂絃歌音樂之為道也子曰成於樂記曰禮樂行乎隂陽而通乎鬼神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常情莫曉樂之為道也尤其莫曉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也司馬遷莫曉故於三月上加學之二字遷於道無覺尚何望其純明後學皆遷之徒故或從其說或疑三月為音字之訛簡初亦疑之後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初勇進敏

修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和樂融融何思何慮無始無終大虛不足以擬天地自然黙同言之不可推之莫窮加以韶音之至和妙合感通三月不知肉味聖心變化豈比於横目之遇蒙縱於道或覺終日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日至尚不逮彌月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月至亦不逮三月虛明澄然無始無終如顔子之不違仁仁非思非為孔子雖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讓恭則然而其不知老之將至況耳順從心所

欲不踰矩之妙愈不可思不可稱賛而或妄議其無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事坐井觀天多見其不知量也見訓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予虛明變化動靜一窮達一死生一其樂不可言不可思見訓語

聖人五十以學易而後始可無大過是猶未免小過也而學者小有得遽曰吾無過聖如伯夷伊尹柳下惠

而猶過於清過於任過於和而況未至三子者乎仕止久速無毫髪差可否唯諾無一語失俯仰屈伸無錙銖弗當而後可以謂之無過易之為書正所以開物成務惟變所適委曲周盡者也此聖人晚年所到如其本則自十五志學時已洞白於胷中至三十時已堅固不可摇動矣葢未得道者以得道為難而已得道者又以盡道為難也

汲古問易即已也孔子何以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聖人必待五十而學易其義如何先生曰易者千變萬化無一不中節聖人學而時習日就月將蒙以養正至於五十則漸入耳順純一無間故聖人謂可以無大過至七十而不踰矩此是五十學易之效見論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俗語鄉音乃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談詩書與執禮之時則乃為雅正

之音非聖人之改其常也聖人之心即天道自天道

中流出自有如此變態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

子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

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

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

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自夫子以

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

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使可得而知則離於思慮不離於思慮則有起必有止思慮起則知之止則不得而知也此知尚不能為一日之久而况於終身之久耶當知夫發憤忘食非用人力樂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前無端緒後無終止喜如此怒亦如此哀如此樂亦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千歲亦如此無思慮亦無不思慮融融悠悠是豈

為生而存死而亡生與死尚不能入而況於老幼耶不知老之將至夫子尚自不知後人豈得而知夫子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一心存焉耳吾心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之心即夫子之心也以古今無二心也文王之不識不知顔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一轍也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言雖

不矜而實天下皆無及于曰有顏子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誰能發憤至於忘食發憤忘食已未之見又誰能樂以忘憂孔門之日月至者三月不違仁者舞雩詠歸者能樂以忘憂矣而曾晳擿曾子幾於死無發憤忘食之學顏子短折餘無好學日月至者虛明澄然而精一純明至於不知老之至惟夫子而已矣比一二十年以來開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與切磨以發憤忘

食惟精惟一以無負先聖所以垂教所望於後學之旨見訓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惟言憤不言所憤而為之者何事惟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惟繼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使憤而為之者其事可言則無以為孔子使所樂者其意可言則無以為孔子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

多以孔子為有知故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即道是謂道心無體無方清明靜一其變化云為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為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托喻於道謂如道路之四通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已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為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為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則固

不知老之至也嗚呼至矣予又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見訓語）

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雖如此言亦不能言其無隱之狀不能言其無行不與之物予幼讀論語常病聖人不明以告人自予惟省始悟古聖賢亦止可如此告人如此告人已詳矣若復加諸言則反失之矣聖

人言止於此他日猶曰予欲無言而况欲詳説其所以然乎君子胷中空洞誠無所以然之故昧者出入乎意必固我之中不能暫離故疑聖賢言之不詳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二三子以我為隠乎吾無隠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汝以為何如汲古對曰道在聖人何隠之有視聽言動無非教也如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謂天

雖不言初無所隱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先生曰是見誨語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為當達其旨此為即聖人之學即無時不習之為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即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一以貫之見訓語

動容貌何為便能遠暴慢正顏色何為便能使人信出辭氣何為便能遠鄙倍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間我亦不知他亦不知一動容貌而人自敬一正顏色而人自信一出辭氣而自無不服此上帝所以降衷于我天以是覆地以是載人以是生者在人謂之心是心有慈有愛有恭有敬有忠有信有剛大有高明有博厚有神聖有武文窮天下萬世之思慮集天下萬世之名稱不足以盡此心之形容而是心人皆有

之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有如此妙用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豈止於此而已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嗚呼至哉非曾子安知此百聖所傳唯此一心曾子傳之子思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心我心也為則成外物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可謂直而無隐而學者不省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又曰君子之

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非心而何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復疑以為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紛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也曾子既明知此矣何不明告人曰此心而已蓋道雖不離此心而徑告之則往往未必自悟未必自信不如發其端形容其似而使人自得也然亦有純實之士與夫明智之士亦可以徑告彼

亦徑領不復疑貳故孟子憫思秘之未剖一舉而告人曰仁人心也信孟子者不可謂無其人而復有疑者往往而足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己私而後有此己私無處即是道即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

畧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氷炭矣孔子溫良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豪者之容

汲古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或以此為學者治身之序又以為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先生曰詩者正心之所發正心即道心三百篇皆思無邪誦之則善心興起由此心而行自有倫理即禮然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惟聖人一一中節學者道心方興其言其行未能一一中禮或語默動止未知所據依學禮則

有所據依而立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樂者和也至於全成則和樂融暢何思何為夫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有牛刀之笑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成於樂之旨於是益明謂樂為道也見誨語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有才智者往往有驕病自視以為一世不如我故有

驕意自尊自大自珍其所懷有吝惜不予之意故曰吝然驕吝皆私意非君子之道聖人所以成就後學如此其周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好禮者往往過於執從衆者往往過於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聖人則都無一從一違皆天道當如此非聖人如此也聖人之心即天道其體本如此非勉而進此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縱有鄙夫來問於我常情以為甚
易於答而我亦空空如也無以答其問我但扣之以
一二端而已竭焉實無以酬之鄙夫之問尚無以為
答羣弟子之問蓋知隨機以觧其惑釋其疑救其過
耳實無得以與人也實無所知以告人也然而聖人
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如此則又自以為有
知然則聖人果有知乎果無知乎曰無知者聖人之

真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為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為止然以聖人之道為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為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茍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

謂真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
却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即心自是妙
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
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
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
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以羣弟子以我為有知也

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葢詳言胷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為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為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為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見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義當如何觧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為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見誨語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皆平常初無髙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髙深幽遠

之弊又謂我實無所有蓋門弟子多疑孔子胷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易於酬答矣我亦空空如也不過叩問其一兩端而已竭盡無可告者烏虖孔子如此諄諄明告而學者率不領會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剞如棘如鐵如石然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運而往自生至

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着物多不悞時運如此之速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誨學者深矣

鄉黨一篇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覩其變色屛氣勃如躩如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互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以自德行而上爲孔子言也德行而下

則門人之所記也如何先生曰晦翁集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某因其書字不書名此非孔子之言然分為四科又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孟子亦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書德行則善而謂宰我子貢止於言語冉有季路止於政事子游子夏止於文學則害道子夏雖為小人儒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以言不稱師而曾子責之然孔子於子夏未嘗棄絕忠告無隠况餘子雖不及顏

閔而精神之聖蓋人之所同奚可止科之以言語或政事或文學乎大不可吁以孔門而知道者如此之寡無惑乎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强曾子而曾子不可也一貫之妙知之者有幾

汲古問夫子荅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及宰我問鬼神之名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聖人之言也而先儒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

氣之良能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又以心無死生幾於釋氏輪迴之說如何先生曰人鬼生死實一非强一益人道之大通三才貫萬古分而言之有氣有魄合而言之一也魄氣輕清其死也復于天體魄則降而復于土天地之分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魄氣歸于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體魄復于地

而已人心廣大虛明變化萬狀不出于中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豈特聖人如此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爾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庸情知䰟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為不可合而為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于下隂為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吾之天

百物皆有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如曰祖曰考者聖人使民知祖考之精神終不泯滅遂制為祭祀之禮築宮室以為廟設宗祧以序遠邇親疏順人心親愛等殺所以教民反古復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生也皆由乎人之本心之孝而又使之報以二禮早朝祭事有燔燎羶薌蕭光見焉此以報氣氣神也此教民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至於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甒齊酒加以鬱鬯臭陰

所達此以報䰟䰟鬼也又教民相愛以通祖考之䰟
也上下用情孝事其親鬼神合一生死無二豈不甚
明人自以為二爾故曰反古復始追思祖考而不忘
其所由生是以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惟行吾道心之
孝而亦以教民也學者當以聖言自信毋以異説滋
惑汲古承先生之誨乃知人心與天地鬼神之心通
一無二雖云賢愚有異而此心初無少異唯智者由
之則清明在躬愚者失之則昏蔽不反如釋氏自云

能覺於禮教則不知矣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梵綱戒經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互見誨語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衆人皆謂過愈於不及聖人獨謂過猶不及開明天道於是為切人心即道是謂道心特以或加之意而過之或畏惰退縮而不及之耳使子夏無畏惰之心則子夏之道心無恙也使子

張不於心外而加意焉則子張之道心無恙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心無恙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觀聖人此問誰則無他日欲有所為之志曾晳獨無子路率爾而對有華再承師問而對及晳再承師問

方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亦無所言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晳於是不容但已乃徐而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數語者乃適然暫語非中懷本說悠然澹然無所止倚即文王之不識不知即夫子之不知老至故夫子曰吾與點也_{見五訓語}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哉克己復禮之訓乎

由孔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學者罕有知其解者知其解者大道在我矣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為證是謂克為勝而未必孔子本旨果爾也以顏子粹然之質加以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也詩書所載多以克為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為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且一己字無二義也大哉己乎由孔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知其

解者鮮矣已本無過本與天地為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顔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易至簡之道曰能已復禮則為仁矣禮亦非已外之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復何所為是已尚足以範圍天

地則天下安有不歸吾仁再言由已所以明仁道之在我顏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葢曰不過禮而已矣無他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云云孔子所與顏子終日之言惜乎其不記顏子聰睿静止聞即領會無疑可問故如愚孔子省察其私見其有啓發之狀與未與言之前不同此顏子之始覺也是謂知及之至是

又問仁守之道夫子告以能克己復禮則仁禮者道心之發見於文為之名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以動乎意而放逸始失之今復我本有之禮無一點私意則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虛明無際萬善具足謂之天下歸仁不為過儻如諸儒謂克去己私則為仁由己又非己私況己啓發洞覺虛明無我本無己私可克仁守之道蒙養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初不必求諸外孔子發憤忘食盎用非思非

為不識不知之力此惟覺者自知顏子自知此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之旨即精神謂聖之心左氏謂楚靈

王不能自克繼以克己復禮之言為證是訓克為勝

恐非孔子本旨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曉得否汲古對

曰克謂克盡己私天理渾全所以為仁所曉者止如

此先生曰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自

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為證是謂屢空之學雖

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待於克而勝之詩書所載多以克為能况此孔子又繼曰為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大哉己乎由孔子而來至于今千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己本無過與天地為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

至易至約之道曰能已復禮則為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理斯已矣夫何所復為自是已尚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得不歸吾仁再言由已所以再明仁道之在我顔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曰不過禮而已無他事也先生又曰顔子云仰之彌髙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時

猶未覺及問仁與請問其目此時方覺故曰請事斯語見誨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明即遠遠即明孔子知子張未必喻明之道故又曰遠夫道本無近遠惟人茍狥淺近日用逐逐不知廣大故曰遠然而學者求道於遠不悟其不出乎此心故又曰不遠誠内省此心之無體無方無限量則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思何慮澄

然而靜自無所不照矣故曰遠即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不可而猶不止亦忠愛矣而失於過是謂私欲故聖人止之見訓語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至哉聖言此三條豈樊遲之所獨宜誠萬世學者之要路人心即道不必雕琢特有以害之故聖人之訓惟治其害人心者居處不恭則放逸而此心失

矣執事不敬則放逸而此心失矣日用萬變無非執事常敬則雖動而常静與人不忠則變而為詐為不信而此心失矣放逸之門無出此三者窒此三門則道心自無恙矣見訓語

子曰若藏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人道大矣與天地竝名之曰三才非得道者不能而孔子止云爾者正以明夫道者道路物皆由之無所不通之義本無實

體人性即道惟意起蔽興故智不明故不能無欲故攝而無勇故陷於孤静而無藝故禮樂不脩誠兼此數者非道而何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道誠非衆人之所能知亦非衆賢所能知往者子貢聞聖人莫我知也之歎又疑其不無悼道之不行殆有怨天尤人之微情也故孔子首釋其不然人惟觀孔子

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終夜以思是殆下學耳安覩所謂上達者又見夫子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君在則踧踖如使擯則色勃如足躩如入公門鞠躬如不容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執圭如不勝盛饌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是安覩所謂何思何慮寂然不動者莞爾之笑前言之戲如常人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見南子從佛肸不脫驂於門人而說驂於舊館故子貢以為多學而識之子路

以為迂甚者陳子禽疑仲尼不賢於子貢叔孫武叔至於見毀而微生畝以為栖栖晨門荷蕢荷蓧接輿沮溺咸致譏貶是誠有所不可曉者然則所謂孔子者果何如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自孔子猶不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孔子之欲啓告門弟子亦勤矣惟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終不能詳言無行不與之實自孔門諸賢猶疑其師為隱而況於門外之人乎

夫可以知則可以言孔子既不能知則亦安能自言所可得而言者特其近似耳子思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知四時之錯行則知孔子矣知日月之代明則知孔子矣知天地之猶有愆陽伏陰日月薄食而星隕則知孔子之過差矣此猶可以類而知者猶不足以見聖人之全其不可以類而知者如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不可得而聞也人皆以哀樂相生為可見可聞而孔子乃以為不可見不可聞此固衆人之所莫曉而明者以為固然初無可疑此非訓詁之所及也或者求其義不可得則又曰是言其相生之妙耳意不在哀樂也吁彼以同異虛實揣度之見見聖人是何異指白曰黑謂青曰丹也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子

擊磬於衛荷蕢者以為有心曁者固無與乎文章之觀也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終不言水之說孔子豈有隱而不詳言之哉欲致其辭不可得也孟子以為取其有本善矣而非聖人之旨也知水則知磬矣則知孔子矣孔子知則自知矣見訓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所見者何物也忠信篤敬

也是物不屬思慮純實混融無始無終曾子謂之皜皜舜謂之精一子思謂之誠則形形則著皆不過忠敬而已矣忠信不妄語而已不為欺而已無他奇也篤敬亦猶是也不放逸而已矣不慢易而已矣無他奇也中庸而已矣動乎意而支離則失其忠信失其篤敬矣失其皜皜精一者矣見訓語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此言學者之存義以為質則已私不存洞然無

我全體為義而行之有重輕進退之節是為禮至於孫以出之則純熟和順矣至於一出於誠心無有他而自合乎義自中乎禮自孫出而順是謂成孔子又嘗語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即忠信也孔子曰主忠信明忠信之為主本也誠信無說之可言無義之可尋誠信而已矣此之謂道心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病其無名病其無實也

有實則有名其上曰君子病無能焉下曰君子求諸已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是學非思也然則子曰我學不厭曰用力於仁皆非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的然無所知也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不逆不億而亦先覺其詐不信果無俟乎思慮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天下之實道也吾心清明無體

而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天地無思無為也嗚呼此孔子之學也亦天下萬世學道者之學也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學不足以言之而孔子曰學者蓋道心初覺雖縱心皆妙而舊習未盡泯日用萬變微有轉移皆足以蝕吾無思無為之本明是故不可以不學而學非思也不學之學非力之力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作輟言不可以動靜

言不可以虛實言然則何以泯舊習何以免轉移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過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謂蒙養是謂用力於仁

聖門講學每在於仁聖人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力行近乎仁以此知仁非徒知不行之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而有一私意焉隅之不覺不知謂之不仁可也然

則仁者謂已常覺之非徒知而已聖人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徒知而已也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非徒知而足也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必於好惡閒驗之非知者所能也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必無過而後謂之仁過失未盡去未可謂之仁也答顔子之問以克已復禮答仲弓之問以敬與恕答司馬牛之問以訒其言答子張之問以能行五者答樊遲之問以愛人又答以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無非即實履以語學者達之者本末貫通渾然天成即孝弟忠信即無聲無臭之妙即戒謹恐懼即不識不知之則即人倫日用即惟精惟一之極未達者循循慎謹業業恭慮不失為寡過之士必無異端猖狂忘行為小人之無忌憚是故儒者不可不以仁為己任用力於仁聖人深志三月不違亞聖之仁日月至焉諸子之仁惟仁者為能静知者雖得乎動之妙終不及也惟仁者乃能壽為其念慮閑静

氣凝而意平長年之道也此固非徒知者所能到學而不仁非儒者也

自古知道者寡故先儒誤釋孔子知及之一章以為創業以知守成以仁況乎易繫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秦二世而亡正應夫知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說嗚呼痛哉是無惑乎自秦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也下繫之言雖非子曰猶未至於甚悖也曰大寶者謂位可以行道孔子不得位道不

可得而行故云而先儒用以證仁守之則大乖矣自秦漢以來號英傑豪雄者率以權譎攘奪土地視殺人如刈草菅坑降不知其幾千萬往往以此為知及故肆行而無忌烏虖痛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知道之謂知不知道何足謂之知而醫家者流謂四體不仁曰無所知覺者葢知者雖覺而舊習未能頓釋必純明無間所覺無虧而後曰仁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為照用無方純明無間也

三月之外不無微違不逺即復孔子發憤忘食為之不厭猶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學之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于牀奉先大夫之訓俾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天地内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為一體曰天曰地曰山川草木曰彼曰此簡皆名爾方信範圍天地非空言發育萬物非空言唯舊習未易釋後因承象山陸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簡澄然清明安得有過動乎

意始有過自此雖有改過之效而又起此心與外物為二見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觧而心動又觀而又動愈觀愈動掩書夜寢心愈窘終不寐度至丁夜忽有如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窘者掃迹絶影流汗霑濡泰然旦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亦有小人而覺者但不改過是謂無忌憚之中庸是謂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君子而不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大受則爲無忌憚之中庸見訓語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明聽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聰色患不溫惡得而無思貌患不恭惡得而無思言有未忠惡得而不思忠事有未敬惡得而不思敬既有疑惡得不思問既有忿胡可不思難既見得矣則必思義苟不見得不必思義可也有病必施藥人之無病者寡矣當思不思則

罔不必思而思則贅不可罔亦不可贅初學之思即成德之無思成德之無思即初學之思思非劣無思非優致優劣之見者不足以學道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

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此非枯束於形體沉溺於文義膠執於意見者所能知也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 見訓語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衆人無知安能自至於道唯遭親喪乃能自致何以明之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因物有遷始動始放始昏始

亂初遭親喪哀痛由中全體真實全無計度全不顧利害全無其他念慮純然道心但人自不覺爾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所以營營不已意欲前進者以不知命也苟知命則吾之所處皆命也貧富命也貴賤命也其居此位處此室衣此衣食此食毫髮皆命非人之所為也則庸何求無求則無所用其思慮人之所以進學不已者以其能約于禮也知約于禮則

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予一取皆有正禮不可移易故曰立於禮禮道之所在至於知言之妙則非方術之所可施非思慮之所能到人心自明人心自靈無作好無作惡無思無慮自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即今所居何位何所所飲食所衣服其貧富其死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小人以為

亦有以無道為之而得者非命也不知夫所得者亦命也不以無道為之亦得徒以無道而致後禍故君子亦無所作為唯循道而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語其默其進其退視聽動止無非禮不知禮則茫乎無據無以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知言不可强明者自知不明者自不知何由而明人心未嘗不明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之聖則聰明睿知不假他求唯以動意而昏始失其明無我則明矣孔子又

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水鑑水鑑無意無我故無所不照之見訓語

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語非孔壁中古文論語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夫論語乃有子之徒所集有子尚不為曾子所可而况其徒乎首篇載有子之言為多次載曾子之言亦略使顔子記集必專記孔子之言必不失本真今記集者見

識乃出有子之下則何以知聖言之本旨所幸大聖之言雖紀錄有差大體猶在孔子每每止絕學者之意每每止絕學者之固止絕學者之必止絕學者之我縱不能盡記或每事記其二三則猶可以明示後世其餘至言當亦備記如今孔子閒居一篇燕居一篇禮運一篇及所與子思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及魯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能詳記如此則一

以貫之之道豈不大彰明也哉今魯論又有異於古論者四百餘字則不能無差明矣況為文簡短多失當日語話本真故後學不克遽明衆説殽亂有子子夏之徒之言害道多矣雖有善言惟當存之卷末不可著之前篇有問答乃可因聖言而録

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尚為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亦難盡信予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非孔

子之言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于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雖差亦可默會見訓語

慈湖遺書卷十一